

春  
在  
堂  
禱  
文

春在堂祿文四編四

德清俞樾

任母王太夫人墓志銘

嗚呼自吾祖之歿至今九十有一年海內士大夫與吾祖同輩行者不復有其人矣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其惟任太夫人乎太夫人姓王氏直隸人年及笄歸贈光祿大夫宜興任公生筱沅中丞贈公諱烜字跂園以乾隆五十九年舉於鄉與吾祖爲同歲生余不及見公而獲與中丞交故得牘知太夫人之爲人當太夫人之歸贈公也公方守永平已而遷通永道以事去官大

吏訟其冤

仁廟召見稱旨將復起之會丁內艱

而止遂歸老於家公旣卒而族有不逞者覬覦所有起而構難中丞時甫十有三歲稟承太夫人意躬坐訟於邑令之庭辭氣慷慨涕泗交頤邑令感動事遂得解太夫人撫中丞而泣曰自汝父死吾不卽死者徒以有汝在汝能讀書上進吾尙可苟生人閒不然吾從汝父地下矣中丞跪而受命道光二十九年中丞充選拔貢生朝考以教職用選授奉賢縣學訓導越三年遷湖北當陽縣知縣九閱月又遷直隸順德府知府太夫人喜曰吾愿萬苦守汝至今日吾心稍慰矣又曰汝父服官中

外垂二十年惟以勤政愛民爲主汝宜勉之同治六七年開捻賊由山東河南擾及直隸而順德當其衝中丞欲命其季子奉太夫人南歸太夫人曰毋吾一去人心搖矣汝宜死守此土吾亦誓死從汝無他圖也當是時直隸屢被兵陷城邑甚眾順德獨完咸曰太夫人之福蔭也中丞旋移保定府遷河南開歸陳許道由江臬浙藩調直隸藩司擢山東巡撫入覲京師自陳母老乞歸養上垂問母年如干有無兄弟然以東事重趨之官中丞不敢固請奉母東行蓋自守令至疆吏太夫人皆從焉每鞠獄太夫人於屏後聽之有不合則俟中丞退

反復推究務得其情翌日再鞫而更正之或偶用刑累日不怡故中丞治獄不以刑母誠也官江西山東皆遇水災太夫人每日必問振活幾何民命至重汝毋倦也最太夫人一生其居心慈其賦性儉案無兼珍之膳笥無重錦之衣常謂中丞曰衣食但取飽暖若求甘美徒長兒孫奢侈耳中丞由山東調浙江罷歸寓吳下太夫人年逾耄耄神明不衰光緒十三年七月戊午以微疾卒於內寢臨終執中丞手呼曰佳兒佳兒微笑而逝年八十有七子道鎔卽中丞也女子子一適同邑候選州同世襲雲騎尉楊家榮孫五人之駒府學生湖南湘鄉

縣知縣之騶山西嵐縣知縣之駿候選知府早卒之驊  
直隸候補道德淵尙幼曾孫七人承弼承祐承沆承澤  
承曾承憲承傑孫女二曾孫女十是年十二月庚子葬  
太夫人於宜興和橋路萬二區八圖遐字圩中丞徵銘  
於余余悽然曰是與吾祖同輩行者也小子其敢辭銘  
曰

昔也艱阻含辛茹苦今也華廡一門簪組遇有屈信德  
無亨屯富而能儉貴而能勤始終一節福其後人如曰  
不信視此貞珉

冠縣知縣韓君墓碑銘

君諱光鼎字俊伯韓氏宋忠獻王二十八世孫也先世  
隨宋南渡家於會稽後遷杭爲錢唐人曾祖淮州同知  
祖榮縣主簿父雲濤山東卽墨縣知縣祀樂安名宦祠  
君弱冠入縣學屢應鄉試不中式以卽墨君年高謀以  
祿養遂入貲以知縣謁選得湖南麻陽改發江蘇又改  
山東未補官以憂歸時粵賊據徽甯窺浙西戴文節公  
在籍治鄉兵禦寇招君與謀逾歲服闋而杭亦解嚴仍  
回山東咸豐十年權知平原縣縣民郭少棠倡亂勢甚  
熾以計禽斬之論功以同知直隸州用其明年英吉利  
北犯縣當南北衝羽檄旁午諸亂民乘閒作合圍城下

者三日君率眾力戰斬其渠始解散同治三年補高苑縣知縣俄調補沂水繕完縣城築石爲郭葺修學舍設義學十有二是夏不雨禱於聖水坊往來皆徒行歸未及城而雨將至從者請輿不可及郭大雨父老跪迎皆叩首呼父母縣境有所謂圈裏者介五邑閒爲盜淵藪大學生王步雲踞其中謀爲亂奉故劉文正公裔孫爲渠帥不從則脅以兵擒賊應之期有日矣君聞變將徒役數十人夜往遲明入其巢悉縛以歸釋劉而誅步雲及期擒賊至知事敗引去巡撫丁公以聞 賜戴花翎又叙平原守城功以知府用丁公以郟城多寇調君治



之君將去沂念沂有山水春夏水盛民則病涉留白金  
二百使建橋君去橋不果成然民至今感之比至郟縣  
合江南搏力之眾禽姦弋猾境內以平十年調補冠縣  
察其地彫剝緩急無備修城浚隍創建櫟樓四所夜則  
募人聚櫟達旦不休賞信罰必辜罪恆獲行之期年一  
邑大治乃修廟宇以妥明神乃建考棚以優多士又用  
西洋法設局種牛痘以活嬰兒仿古人常平法建倉積  
穀春借秋還不取其息以利窮氓寒者衣之餓者食之  
孤窮者餼之病則有藥餌死則有棺槨其初下車投牒  
如麻季年草生於庭盜賊衰息民賦畢輸君素康強光

緒十年夏自省城歸感微疾久之遂困憊歎曰吾不久  
於冠矣賦留別士民詩四章十一年六月己丑卒於官  
年六十有八君自少有至性當卽墨君官博平時有捻  
賊圍城君時在外聞亂與師友訣馳赴之途遇避兵者  
戒勿前君顧其僕曰遇寇爾自去勿相從也僕亦感動  
誓勿去開關數十里竟達城中時閉城五日矣卽墨君  
晚患目疾君晨夕舐之卽墨君曰吾目必愈爾孝動天  
矣善屬文尤工於詩所至以興起文教爲事其官沂也  
請加廣學額其官郟也籌巨貲爲公車膏秣之資及在  
冠縣歲舉賓興禮士之赴試者厚贍之北鄉距城遠舊

有書院圯矣君至廓其堂舍優其餼廩同官中有卒官不能歸者必資遣仁歸故人子弟有貧乏者周之歲以爲常性仁恕而於強禦不稍假借痛懲以法尤長折獄東阿孫氏一家五人爲人殺死已而得罪人五部議以死者五非五人所能殺獄久不決株連數十人大府以屬君君曰是必盜伺於門外一人出殺之再出再殺之尸五人五人足矣獄遂定巡撫丁公以爲東海循良之最云妻邵氏繼娶嚴氏生子三應樞候選主事早卒壽椿國學生拱極尙幼女二人天津沈恩益番禺梁千渭其壻也孫一人之茂某年月日葬某原王益吾祭酒已

爲文銘其幽宮矣而壽椿又乞余文以文其墓道之碑  
乃綴都較係以銘銘曰

大盜初起如萌如蘖邑有賢令可得而折及其旣熾千  
里旄靡如火燎原炎炎誰滅倬哉劉君亂萌杜絕手種  
甘棠身入虎穴燧燧銷除俎豆陳列得如君輩寄之符  
節八表無塵九州有截大書墓門請俟來哲

南陽縣知縣吳君墓碑

君諱某字竹侯氏吳其先江西金谿人也曾祖世傑游  
雲南愛永昌山水家焉遂爲保山人祖肇京父淮並以  
文學籍縣庠君弱冠入學俄餽焉應鄉試薦者數矣會

其伯兄官山東東河縣君往省之是時兵徭旁午君與  
參裁恆得夙辦咸曰幹濟才也而雲南自回民倡亂軍  
事益亟鄉試不能如期行君遭時艱難身歷憂患慨然  
曰昔人不云乎鉛刀冀一割吾胡久處囊中哉卽入貲  
以知縣分發山東補招遠縣缺俄奉令甲兄弟不得同  
官改河南涉縣涉故嚴邑其民嚮悍君曰是宜以文教  
柔之創建考棚更定書院規條優其餼稟官費不足以  
奉錢益之他所興革類是比三年俗丕變巡撫錢公行  
部至涉稱爲第一循吏時有令令民積穀涉素無儲日  
食糠覈勺米斗粟皆遠糴鄰邑以牟利令下難之君買

穀四百石爲之倡苦口勸警民乃樂從積穀逾萬後值  
凶祲邑無飢民未幾調署商城縣商城有巨室某恃其  
族強數撓吏治魚肉鄉里一邑畏之號曰東衙歷官其  
地者爲所把持畫諾而已君不畏強禦務行己意扶翼  
良懦遇事與爭民大悅服而君竟陰爲所齟齬奉檄回  
涉涉父老聞君至迎數十里外歡聲如雷是歲大旱晉  
豫聞赤地千里其始胥吏猶循故事以催科請君曰不  
可親履四鄉飛書上大府請振不待報先發粟民如干  
口粟如干斗十日一發明年又市粟以平市價轉運之  
費不取之公凡用白金二千餘兩皆私財也他邑死亡

載道涉民死者才百中之一及登麥麥大熟人謂善政所感云大計羣吏君以卓異聞調南陽縣甫下車有以盜劫告者或謂君曰盜必不可得取獄囚尸之卽無事矣君曰是何言也卒捕得盜置之法其地民夷襍處君遇事持平中外皆服不數月調署臨漳縣君宰涉時會攝臨漳至是再至習其土俗而事又簡君班條理務勤恁如前忽中蜚語免官罔測所自或曰此仍商城所謂東衙者爲之也君罷歸後以故鄉遼遠寓居濟南齋廚蕭然不以措意其次子選授江蘇金匱令將往視焉忽得偏痺之疾逾年有間矣俄又暴下遂於光緒十三年

七月辛未卒於濟南年六十有一君性孝友事繼母得其歡心其仲兄就養於其子遠在粵西君恆念之兄卒祕不以聞及兄之喪歸而君卽以其日捐館舍亦可異也君娶陳氏咸豐十一年滇亂死焉旌如律祀節孝祠君感悼不再娶子二人光緒元年鄉試長子煜中式副榜貢生次子灼舉人人皆榮之煜以通判分發直隸灼由內閣中書改知縣卽選授金匱者也孫三人德培恩培天培其年十月乙酉二子葬君於山東肥城之程家莊其明年灼來吳中請文其墓道之碑乃撰次其事而爲之銘銘曰



爲政之道惟仁惟義君之一生仁義咸備遇災斯振當  
仁不避上未報諾我行其意活人千萬是仁之至得罪  
巨室仕宦所忌君獨侃侃吾不爾比扶弱抑強是義之  
至兼義與仁斯爲循吏未竟厥施報在後嗣刻此銘詞  
表其幽隧

江蘇按察使李君墓志銘

往時曾文正公以碩德元勳表儀一世賢者才者爭出  
其門惟余以疏頑爲公門下羞而亦因之得徧識海內  
賢豪之士則李君香巖其一也君諱鴻裔字眉生自號  
香巖晚寓吳下與蘇子美滄浪亭相近又號蘇鄰世居

四川中江縣曾祖某祖某父某字夢蓮嘉慶二十一年  
舉人著有卅樹梅花書屋詩集君生五歲而孤無何母  
何太夫人又卒居喪如成人十歲能書無一筆苟簡家  
貧甚欲從師至不能具十艇然益自勵年十六入縣學  
逾年餽焉年十九充道光二十九年拔貢生將如京師  
無以治任或勸以田質於人君曰我則行矣吾兄吾嫂  
何以生乎是不可遂行咸豐元年應順天鄉試中式舉  
人名動都下士大夫所持便面不得君書則以爲媿旋  
入貲爲兵部主事充漢本房坐辦暇則研究經史臨撫  
碑帖手寫春秋左氏傳及史記漢書皆卒業於榮利酒

如也有達官諷使出其門許以鼎甲君笑不應某相國  
方用事素與君善君見其權勢日盛遂不入一刺來見  
不納後果敗人皆謂君有先見然君與人交當其微賤  
時每甚密愈貴顯愈疏亦其介性然也咸豐十年會試  
已中式矣復以微疵黜同考官今陝甘總督譚公手錄  
其四書文三篇出以示人皆爲歎息而是時粵賊踞金  
陵已七八年其年秋復由江南上犯皖鄂告警胡文忠  
興李忠武知君之才合言於 朝君奉 命赴軍營行  
及汴梁資用不給賣所乘車然後至鄂文忠待以客禮  
每事諮焉文忠薨曾文正以師船來迎而皖撫李公亦

招致之君曰能辦賊者非曾公而誰吾必往然吾受文忠殊遇其喪未歸未可他往也旣送喪而後行文正在京師雅重君及至延入幕府凡機事皆與聞焉文正每言君豁達大度敏而能精請授以大任

穆宗嘉

納命樞臣存記同治三年江南平文正疏請以君權十府糧道其時大減江南漕以蘇民困量財品賦君力爲多又使君總理糧臺總辦善後局整紛剔蠹百廢俱舉會文正督師勦捻以徐州爲南北襟要乃會同今相國合肥李公奏補君淮揚徐海兵備道駐徐州總辦營務兼筦糧臺時吉林及湘淮諸軍不下數十營資糧屏屨

皆君供之俄而擒賊大至環攻四十餘晝夜去而復至者再終以君備禦甚嚴且時出勁卒乘閒襲擊不敢久留隴種而退徐城獲全君之功也徐故有兵十數營有支發無報銷君并入大營報銷如例又裁民間襍稅錢數十萬今相國李公方督兩江讀其公牘歎曰古稱廉能君之謂矣君又以境有蔡河久不疏濬商旅不適乃議濬之出奉錢爲倡遐邇稱便君猶歔然曰吾力不足未能大濬也蓋君治徐未一載又軍旅之日爲多而其惠澤及民已如此然君之心力亦坐是困及簡授江蘇按察使之命下而君以失眠數月耳鳴重聽不能

赴請開缺不許 賞假三月假滿未愈又以請乃許之  
而以前功 賞加布政司使銜 賜戴花翎蓋 朝廷  
眷注固未衰也而君竟不復出矣君負經世之略值需  
才之時年甫強仕以微疾乞歸未竟其用海內惜之君  
既得請以距家遠遂寓吳中命其嗣子賡猷還蜀修先  
人墳墓置祭田設義塾比年來山東山西頻遇水旱之  
災屢出巨貲以助之振不足則節省服食以濟益之又  
不足則買字得錢積少以成巨常訓賡猷曰孔子之書  
大旨在仁字而成之者誠也孟子亦發明仁字而輔之  
者義也佛氏有體無用然其體亦止一仁字故曰能仁

仁者三教之所同也。桃杏無仁，不能生人；無仁，其能生乎？又曰：人之處世，不可存一疑字，嫌隙由此起也。刻薄由此生也。其生平寢興飲食，皆有一定之節，不差寸晷。喜靜不喜動，年四十後杜門謝客，惟以讀書爲事。毛詩三禮，每歲必讀一過，旁及金石文字，又流覽老莊及釋氏之書，皆有所得於交游，尤不苟所往來者，皆海內名流也。吳中所寓，卽宋氏之網師園，有花木之勝。君野服而朱履，倘徉泉石間，見者不知爲故廉訪使矣。光緒十年，偶得脾疾，時愈時劇。十一年秋，又病，店八月辛巳遂卒。年五十有五。娶敖氏，爲榮昌望族，常從君至。鄂寇來。

圍城驚悸成疾迄今不瘳無子以從兒子爲嗣卽廢猷也廩貢生議叙同知加知府銜援海防例捐升道員孫五人驚候選知縣鵠鵷鶚皆業儒鵠尙幼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原余與君同出曾文正之門又同寓吳中相習也而君之先德夢蓮先生又與先君同歲舉於鄉有世講之誼故於其子請銘不得辭焉銘曰

昔蘇子美先世居蜀晚寓吳中滄浪一曲八百年後得君爲鄰非惟同調抑亦鄉人我思子美坎坷失職明月清風聊以游息君則不然遭際聖明官高方面功在彭城雖與蘇鄰乃出蘇右網師名園從今不朽大書墓



碣曰舊使君吳中父老下馬斯墳

陝西候補知府卹贈太常寺卿祁君墓志銘

君諱兌字悅亭其先山西人有遠祖在元時以千戶指揮使戍甘肅遂家焉今爲鞏昌府隴西縣人曾祖體元祖增父尊賢世以居積致富君生有大志入貲以同知發陝西歷署漢陰定遠撫民同知不久卽告歸專爲義於鄉里郡東二十里堡故有溝洫久廢矣爲大濬之灌田數萬頃其俗不知紡績爲設機房募工師教之不數年民有餘布又大治府學修文昌宮重建南安書院士風興起科名爲隴右冠咸豐四年陽坡寨民有以邪教

相煽者縣令不知曰是饑民求食耳請君與君之從兄  
前四川西充縣令嗣唐往撫之半道會議嗣唐謀以單  
騎往君力阻不聽往則脫焉君邁返自募死士二千人  
身爲之先馳入其寨禽其魁石元義誅妖婦曰九天仙  
女餘黨悉潰於是甘肅諸大吏皆知君才當是時粵賊  
自兩湖踞金陵犯及畿輔海內大聳然距甘猶遠也君  
曰甘禍必始此矣陝甘古雍涼之地花門種類自唐肅  
代間居此生聚益繁性悍喜鬪與土人積不相平因無  
隙未敢動君私計是必爲亂而甘肅乏鐵製軍械必以  
鐵預購數十萬斤儲之人無喻其意者同治元年粵賊

自河南大掠南陽突入武關山南諸回民應之關中雲  
擾秦隴間亦蠢動郡中聚謀始議鑄礮而苦無鐵君出  
所藏以告乃造大將軍礮及其他槍礮軍械皆具於是  
鞏昌礮隊所至有功名聞秦隴甘肅以蘭州爲省會東  
西北不通餉道通者惟南路一綫鞏昌其門戶也鞏不  
守則由陝餽甘其道必絕君顧大局以死守鞏而其時  
渭源西狄道西河州之賊所在蠭起皆與鞏鄰河州回  
尤悍屢至城下皆以礮隊擊却之俄大旱赤地千里民  
饑賊亦饑以鞏殷富將就食焉四年秋八月賊數萬來  
攻城城中議以知府趙某守南城君守北城北城卑又

當賊衝君任之不辭每夜必周歷四城拊循其士卒守者皆曰我曹爲祁公死死不悔而知府趙某故有所部八百人皆裹黑巾號曰黑頭客兵本無固志又以圍久粟匱藉搜粟爲名擾害閭閻君曰事急矣請乞援於曹軍門曹名克忠故將軍多公部將也君與之書曰郿城危在旦夕願大軍速來公爲我守我爲公餉又有黑頭不足恃之語書列府縣官名使數人分路突圍齎書往投一人爲賊所殺得其書大呼於城下曰黑頭黑頭官且殺汝何守爲黑頭洵洵將爲變君百方慰解之及曹軍至始誅黑頭之黠悍者檠散其眾事乃定君發藏錙

犒曹軍已而曹公赴洮州留兵三千守輦軍餉皆君籌之所費巨萬先後敘功由同知升知府加道銜 賜孔雀翎而君亦積勞成疾五年八月病益臻自知不起乃從郡守以下悉延至臥榻前流涕告曰此地不守全隴皆陷願諸公聽垂死之言全力守此如某未死又私語家人曰吾死必速斂速葬毋落賊手是月乙巳遂卒年六十有四卒之日居民聚哭而城外之賊酌酒相慶越日丙午蟻傳城下次日畢登城遂陷君一門老幼死者四十人其嗣子及從子兆庚僅以身免室廬皆燬而君停柩之聽事獨存或曰賊畏君威靈不敢犯也同治十

二年十二月御史吳可讀以公事上聞 朝廷嘉歎

詔贈光祿寺卿賜祭葬建專祠一如典禮君娶樊氏無子以弟之子爲嗣曰兆燿兵部員外郎浙江候補道前署杭嘉湖道孫二人緝熙緝誠君始渴葬於東郊至是兆燿自浙請假歸謀改葬焉禮也瀕行以狀乞銘銘曰  
一身存亡一郡所繫一郡存亡全隴所寄毀家抒難致命遂志烏呼祁君令名百世

卹贈知府前高明縣知縣許君墓碑銘

君諱錞身字彥直許氏浙江仁和人許爲浙右族世牒炳然可無述也祖某父某累贈光祿大夫君少有奇氣

喜聞忠義事嘗見優人演周忠武戰死狀爲之慷慨泣下母徐太夫人謂之曰兒欲爲周忠武邪應聲曰此兒素志也道光二十四年以知縣謁選得廣東高明縣高明隸肇慶府地僻民貧官其地者皆謂不足有所爲苟焉而已君因其所宜而爲之治未一歲百廢備舉先是歲科兩試率取富人子弟置前列君杜絕請託所甄拔皆宿名之士眾論翕然士氣咸奮自入國朝二百年來高明一縣無登甲乙科者及二十六年鄉試邑人李某裒然魁其曹卽君先一年縣試所取弟一人也父老歎異以爲美談調署高要縣肇慶之首縣也其地居省

會上游與廣西接壤寇盜充斥素號難治君清其戶籍  
察其良莠使其民相保相受守望相助寇不敢犯閭閻  
按堵俄吏部以君到任逾限開缺議處粵中大吏言君  
逾限有故請免議並以獲鄰縣盜咨送吏部引見 詔  
回粵以知州升用咸豐三年署惠州府碣石通判碣石  
介惠潮間爲濱海要區特設總兵官鎮其地與通判同  
城而治君航海出大虎門歷零丁洋香港澳門諸處縱  
覽形勢登艫四望撫劍長歎其志遠矣當是時東南雲  
擾羣盜如麻而兩粵土寇亦乘閒起君之官未久而潮  
州亂惠來縣陷總兵馳救城中兵少民大恐君行保甲



法又教民搏力以自衛察知其與賊通者捕數人尸於市雖鄰郡繹騷境內帖然已而惠州海豐縣有所謂三點會者戕官踞城警報日數至海豐距君所治不二百里來乞師焉君商之護理總兵官何君何有難色君曰海豐之民陷於水火何忍坐視且公不聞唇亡則齒寒乎賊久踞海豐禍必及我何君乃簡丁壯以君統之約陸豐鄉兵分道俱進是行也君以閒曹受事日淺倉卒出師糗糧器械皆不具見者寒心君投袂而出意氣彌厲旬日之內三戰三勝遂克海豐破太平圍賊巢而餘賊又與歸善縣土寇相結大掠於三多祝君自三多祝

進剿遇賊於九州鄉大破之乘勝窮追會日暮駐兵煙  
墩墟其夜賊收合餘燼回撲我軍猝爲所乘我軍潰散  
君義不反顧遂遇害焉幕友張受經家人劉彩書吏黃  
恩皆死之時咸豐四年十一月己巳也潰兵退集於三  
多祝翌日賊大至忽隴種而退驟瞿奔觸若鳥獸散我  
軍相顧愕眙因麾眾逐之斬馘無算禽其渠曰張來順  
後問之俘者是日見官軍甚眾徧張白旗賊眾目眩神  
奪不戰自潰聞者悚然蓋白旗者君行軍之幟也非君  
之靈有以陰相之邪越四十日煙墩墟之人得君遺骸  
送至三多祝面如生事聞於朝議卹如例同治元年

總督晏公端書又因士民之請請從優議卹 詔加知府銜於死事之地及原籍均建專祠官爲致祭凡從死者皆附焉禮也方君之勦賊海豐也距海豐五里有五里山山有方飯亭相傳宋文丞相駐軍於此方飯而元兵大至被執北行後人建亭識之君登山賦詩因以見志未一月及於難徐太夫人在家歎曰吾兒眞爲周忠武矣君之子曰之軫余門下士也具事實請表其墓因書大略而係以銘銘曰

維鄰宜恤維寇宜攘武夫趙趙君曰余往三戰三捷所殺過當猝爲所乘戎伏于莽致命遂志其氣彌壯厲鬼

殺賊碧血歸葬文山忠武君所宗仰頡頏其閒洵無多  
讓我作銘詞刻君墓上千載而下式其靈爽

何賡堂墓碣銘

君諱錫金字賡堂何氏其先浙江甯波鎮海縣人自其  
曾祖以來家於定海今遂爲定海廳人祖大成父廣仁  
祖妣葉妣俞並以君之子良棟貴贈視三品君少有令  
聞耽詩悅書研究典籍家無儋石未竟厥功乃奉簿書  
鞠躬公門忠絜清肅進退以禮浮游塵埃之外矚然汜  
而不俗者也嘗謂諸子曰人不可以苟富貴吾家世皐  
白吾雖折節爲吏水火不與人交上可以不愧先人下

庶以留貽爾輩耳君之令德宜登大年乃以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丁亥遘疾而歿春秋五十元配董淑人內行純備稟命不鰥先君十八年卒年二十有八繼配邱太淑人事舅姑以孝撫前室子以慈處分家事內外秩然後君四十二年卒年八十有三君有丈夫子五懷珍懷瑾懷瑜懷瑛董出也懷璜今改名良棟邱出也孫四人瑾之子曰基泰瑜之子曰基賢棟之子曰基康曰基昌邱太淑人嘗謂良棟曰汝父勇於爲善恆苦無力今稍優裕宜助行之良棟敬諾同治八年以佐黔中軍興議叙同知 賜藍翎以飾其冠後復輸家財振山西饑加

知府銜易孔雀翎又以畿輔饑助振如前 詔以樂善好施四字表其門閭嗣後凡遇善舉罔有弗力親戚待以舉火者相踵也是皆太淑人之教而實君之遺意也識者曰君之餘澤孔長矣同治三年某月某甲子諸子奉君之喪葬於定海西山之麓至光緒十四年夏棟具行狀碣墓請銘銘曰

兩漢人材吏居大半如尹翁歸如趙廣漢張敞王尊得人無算逮乎後世科舉盛行五尺之童跬步公卿雖有尹趙無自知名雖不知名食報自在如君之賢高門可待我作銘詞垂信千載

峽江縣知縣暴君墓誌銘

君諱大儒字超亭別字梅村暴氏其先山西洪洞人明初遷河南滑縣遂爲滑人曾祖天民祖宗昌父葵皆以君官贈中憲大夫君弱冠入縣學益自勵夜讀倦則伏臥橙上轉側墜地復起讀肄業大梁河朔兩書院試輒冠其曹道光二十四年中式舉人三十年成進士以知縣用掣籤得江西咸豐二年署都昌縣縣濱鄱陽湖湖有劇盜恃其險阻不可捕君雨夜馳九十里至其地禽數十人以歸三年夏粵賊攻省城賊船之往來於鄱湖者相望也君聯合其民翦除其土寇他邑糜爛縣境獨

完時省城被圍文報隔絕君密書上大府備陳賊虛實  
巡撫張文愍公大喜自是諸文牘皆密下都昌以行四  
年受代歸六年以親老請終養已而連丁父母憂家居  
久之十一年春曹濮閒十數州縣奸民結會爲亂擾及  
滑東而團練大臣毛公所募勇又潰於獲嘉驛騷於新  
鄉陽武封邱而及滑南滑人大聳君飛書徧告諸村莊  
期會於縣南之黃德集至者數千人叛勇始謂滑無備  
及至見勢盛籠東四散滑人大喜君曰是非可常恃也  
創議築堡堡成而四境安堵鄰邑無堡者率被蹂躪無  
完區焉於是叙君功加直隸州知州銜 賜鵲羽飾其



冠同治二年服闋還江西巡撫沈文肅公命赴袁州勸捐會霆字營叛勇犯袁州從者皆勸君勿入君不聽馳入袁袁守朱君與某令不相能餉又無所出惟辦一死君曰公患無餉邪吾所勸捐具在與某令齟齬邪請和解之朱君曰捐資可移用乎曰移緩就急胡不可朱君起拜君卽往見某令曉以大義於是守禦粗定而叛勇踵至攻三晝夜不克舍去袁州獲全君之力也 詔加運同銜易孔雀翎五年署南城縣七年補授峽江縣君爲政以通達民隱爲主懸鑼大堂有訴冤者鳴鑼以聞聞鑼聲立出爲判曲直又以公正耆老充里社長勸民

輸賦不費敲扑田賦畢輸罷遣差役五六百人使歸南畝民以不擾捐俸錢益書院膏火士益以奮在峽九年以目疾乞歸歸裝蕭然其祖遺田宅當析居初又悉以膏腴讓諸兄弟暮年惟以教授生徒自給然遇大禮猶捐金以振族人焉光緒十四年十二月庚子疾終於家年八十有一元配宋繼配徐贈封皆恭人子四人駿圖咸豐元年副榜貢生歷任遂平林縣教諭驥遠廩貢生候選主事籀雲光緒十一年選拔貢生十四年舉人工部七品小京官篆雲尙幼孫七人式昭江蘇太湖用頭司巡檢蘇撫以賢員保舉 詔軍機處存記式琦早卒

式濂國學生書斌式廬式固式輶皆幼孫女六曾孫二諸子以君與余同歲舉於鄉同成進士故其葬也以狀乞銘銘曰

君貌恂恂若無異於常倫及遇艱阻毅然如忘其身神智煥發膽氣益振用是除䟽而安民峽江之濱遺愛于春欲知君子之澤觀其後人

署安平縣知縣婁君墓碑

光緒四年十二月甲午署安平縣知縣婁君以勤民事卒於官其明年二月己亥葬於宛平縣欄河峪之原又二年直隸總督大學士李公疏言於朝援積勞病故例

請卹得 贈知府銜於是其子杰乃具行狀請文其墓  
道之碑按狀君諱詩漢字慧波別字卓堂浙江山陰人  
妻氏曾祖融光縣學生祖青河南彰衛懷兵備道父煜  
直隸石景山同知君年十四通五經以治家事輟舉業  
父命也已而家事治父喜曰是良吏才矣乃入貲以從  
九品分發南河署沛縣典史捕治豐沛間劇盜悉得尋  
以迴避改官陝西補褒城縣黃官嶺巡檢以母憂去官  
免喪改直隸咸豐六年署涿州州判又以父憂去免喪  
仍官直隸三年代理靜海縣主簿四年署景州運河州  
判十年代理永平縣知縣光緒二年代理成安縣知縣

四年署安平縣知縣大吏累上其功始請補缺後以知縣用又請加知州銜又請以知縣候補又請補知縣後以同知用然君終於縣令所謂良吏才者未得盡試也其官褒城也禽姦翦猾如尉浦縣時鄰縣有爭訟者輒赴愬於君君以侵官辭愬者曰以君賢者求一言決是非耳非必以官法治也去褒數年君之兄詩徵官蜀道出於褒褒人以爲君也爭迎於車下旣而知其爲君之見羅拜而去烏乎君於褒城一巡檢耳得民如此使得大用其治行當何如邪景州濱運河自南漕改海運河隄多圯歲發民夫修築之吏受值於官以大半入已而

以賤值雇老弱充役歲久無完隄君攝州判知其弊痛  
治之隄完且固民田賴焉同治六年畿輔大無君奉檄  
至天津爲籌以食餓者別男女老幼而約束之置旗鼓  
以進退之或曰予以兵法部署邪曰否此吾治河法也  
分其流使散而不聚則無患矣其攝安平也地濱河自  
同治六年大河北徙縣百二十餘邨皆淪巨浸中君日  
夜以扁舟周歷竟內度地高卑教民疏導民於是乎始  
得宅土其歲邑以秋災聞前令所報輕君力爭改災三  
分爲四分有 詔緩當年租賦振以銀米君履行村虛  
綜覈戶口賦食與衣罔有不當退則判治文牒每日未

明卽起漏三下未休仍於其間爲書院士子講論文字  
拔其秀異優其氣稟又爲勸善歌以化導愚民每出行  
所部部民迎拜如家人父子雖老羸癰病者偃僂而至  
願一見好官君治安平四月積勞成疾竟以不起年五  
十有九 國家優賢揚厯以積勞病故 賜卹者歲有  
其人然如君者允副其實飾終之典無愧色矣君短身  
而容貌昞麗目光如電與人一見卽識之事雖細一入  
耳終身不忘善治獄在永平決滯獄無慮數百有巨室  
某以陰事誣其兄之妾冀逐之而得其遺貲以脂衣爲  
證君反覆推鞠知某之女實與僕私以藥下其胎而嫁

禍其兄妾禽其僕以大杖杖之某知事洩叩頭求免治堂下觀者咸頌君明察而不發人陰私用意忠厚又如此然遇事敢爲不以艱險自阻同治中吳橋縣奸民以八卦教惑眾且作亂君時禦捻於天津微服單騎馳兩晝夜至其竟捕渠魁數人餘眾皆散事遂定其治訟之明定亂之勇自尉沛縣以至歷宰劇縣不少異君父以良吏才許之洵知其子矣君沒而安平士民號泣奔走致賻贈者相望匱將發鄉民數百自懷糗糒願爲休夫旣而以從祀名宦祠爲請格於新例未果而四境喧傳君爲本縣城隍神事雖無稽然禮曰以死勤事則祀之



是固理所有也君娶沈氏能以儉成君之廉丈夫子六  
杰東河試用同知楨河南試用巡檢緝書國學生綬書  
從九品瑞書殤懷書尙幼孫三人啟衍啟信啟觀君曩  
在天津與余長子紹萊善余素聞其賢又重違杰之請  
撰次其事而係以銘銘曰

君良吏才奚啻百里小試牛刀乃止於此其宰安平自  
秋徂冬纔四月耳兩時未終百里循聲達於天聽四  
月之澤百世之詠官無久暫亦無崇卑有德於民民則  
思之更三十年民不能忘祀於瞽宗俎豆馨香欄河之  
峪君之安宅千載而下視此刻石

徐編修祖母孫太宜人墓表

徐爲武林望族文敬文穆兩公 賜塋及宗伯公以下  
兆域均在西湖而江蘇如皋縣城外曰秦家港者有徐  
氏之阡焉孫太宜人墓也孫太宜人者南匯縣知縣杉  
泉公之配也杉泉公葬杭州小和山之原而孫太宜人  
之墓則在如皋其孫花農太史琪言於俞樾曰是不可  
無吾師之文以表其阡樾曰諾謹按錢唐孫氏與徐氏  
門第相埒有諱灝者以雍正八年翰林官至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實與徐氏宗伯公爲同年生則太宜人之叔  
祖也太宜人父諱同琨又與杉泉公之父石船公先後

爲江南淮安府海防河務同知兩家有世講之誼乃申之以昏姻其來歸也年二十有一逮事舅姑佐杉泉公生事死葬悉以禮杉泉公官江蘇太宜人從之官衣履之類手自縫紉不異寒素杉泉公身後無銖金寸錦之儲太宜人攜其二子依母家以居寓嘉興之平湖孫氏子弟皆能文章工篆隸太宜人使二子與之游而又延宿儒陸君曉汀教之讀貧不能具修脯質釵珥以供之時海上有警乍浦不守平湖相距密邇人情洶洶太宜人攜二子屬陸君曰設有不測敢以二孺子累先生存徐氏之後吾則死此矣後幸無事二子相繼入縣學太

宜人喜曰是可少慰先人於地下矣二子者長子名鴻度後以巡檢需次江蘇次子名鴻模卽花農太史之父余爲作若洲徐君家傳者也徐固世家而自杉泉公之亡家中落若洲君幼負美才屢應鄉試不售乃以縣佐筮仕江南奉太宜人居揚州咸豐三年粵賊攻揚州若洲君方奉使至袁浦其醜鄭太宜人請太宜人出避之太宜人曰吾守此待二兒歸耳何避爲鄭太宜人固請乃遷居如皋此太宜人寓如皋之始也太宜人雖在危迫之地無戚容無慄色陽陽如平常及若洲君反語之曰吾曩時稍涉惶惑則上下失措不知顛越何所矣其

自揚州出也鄭太宜人於筐箱囊橐皆棄不顧惟奉

高廟賜文敬公詩卷及先世畫像與家乘以行道  
途跋涉風雨沾濡詩卷畫像均幸無恙家乘則稍損焉  
太宜人手自補葺之今武林徐氏猶得以考訂世系叙  
次昭穆賴有此冊之存兩太宜人力也琪時方五歲  
隨侍於如皋太宜人撫其耳曰此兒類我耳角有二粒  
如珠其壽徵乎爲琪言幼時恭遇

純皇帝南巡

目覩其盛至老不忘又爲言徐氏孫氏兩家舊事娓娓  
不倦蓋雖老而神明不衰焉咸豐五年五月辛卯卒於  
如皋年八十有二時南北道梗不能以時歸葬而若洲

公在揚州以禦賊受傷訛傳已沒鄭太宜人欲奔赴之泣曰先姑窀穸未安奈何有顧君梅卿者其所從受業者也以城東地一區爲贈卽所謂秦家港者是也遂奉太宜人葬焉旁有隙地曰吾他日卽歸骨於此庶與先姑地下相依乎後三年鄭太宜人卒卽葬其旁又三年若洲君卒啟鄭宜人之窆而窆焉禮也光緒元年其舉於鄉又六年成進士入翰林恭遇 覃恩襲封其先世乃謀遷葬於杭州發視有紫藤繞其棺僉曰是不可動乃不果遷此如皋城外所以有徐氏之阡也槥旣叙其事表其墓道又爲銘辭以告後人其銘曰

如皋東門之外有武林徐氏之阡蓋其始以兵亂渴葬  
而其後安焉紫藤繞棺瑞氣盤旋旣安且固是不可遷  
以利其子姓子姓縣縣我作銘辭墓門是鐫千百年後  
保此墓田

候選訓導惲君墓志銘

嗚呼此惲次山中丞第三子叔來君之墓中丞有丈夫  
子五其長次兩君皆賢且才而早世叔來君爲人孝弟  
出乎天性舉動合乎禮法以貴游子弟而與布素無異  
處人之事如已之事平居逡逡如不能言而言必盡意  
曲中事理自三黨之親以及素所與遊者皆無閒言及

聞其卒也無不失聲歎息而甚者至於流涕余辱與中  
承交而識其諸子然則叔來君之葬余安能無言惲氏  
爲武進舊族明代有湖廣按察使副使諱巍者由通江  
鄉遷居石橋灣則君十二世祖也曾祖輪祖敷以舉人  
官浙江海甯州知州父世臨卽次山中丞也以翰林起  
家官至湖南巡撫與海甯君父子並祀名宦祠君諱夔  
章原名俟孫叔來其字也生二歲而母梁夫人卒繼母  
戴夫人口授以四書及孝經八歲始入塾五年而十三  
經卒業中丞方官吏部事尤甚偶課所讀背諷如流十  
一歲能爲策論十二歲始學爲時文而中丞已由御史



出守湖南常德會粵賊石達開犯境擊却之因謂君曰  
方今盜賊充斥爾膺力有餘宜兼習武於是又學爲技  
擊每持短挺與帳下健兒角莫能敵也已而中丞開府  
三湘積勞得肝胃疾同治四年中蜚語罷歸行至安慶  
疾加劇君侍寢二十餘日不解帶每日躬進湯藥凡所  
食飲必手治之厯八十餘日疾有閒歸寓吳下無以爲  
生湘中薦紳先生歲時醵錢助之君佐中丞摒當百務  
悉就理而以其閒益肆力於學是年冬入邑庠歲科試  
必列高等同治九年入都應京兆試時伯兄小山太守  
方爲北運河同知中丞命留兄署讀書所從師爲朱雪

陸侍御侍御負文望號知人語人曰吾門下士多矣惟  
惲子粹然儒者所造未可量也明年中丞捐館舍聞赴  
航海南歸以不得親視含斂爲恨事戴夫人益謹光緒  
三年歲試冠其曹隰焉時學使爲林錫三學士奇賞之  
五年其仲兄仲清刺史卒十年伯兄小山太守又卒君  
頻遭天倫之變而南北鄉試七次皆不售慨然有日暮  
塗遠之歎乃入貲以訓導候選次年仍應本省鄉試同  
考官孫君葆田力薦主試者初議取之終以額滿置之  
於是又偕其五弟季文舍人應十四年京兆之試語季  
文曰吾南北應試僅博一薦今再不得其命也夫親老

家貧行且謀變計矣及失意南歸以伯兄未有葬地躬自營求嘗黑夜冒風雪走田塍中三十餘里汗透重絛烏乎其中旣鬱鬱不自得而外又爲嚴寒所中其能久乎明年正月忽病瘡瘦醫者以爲消疾時瘡時劇會上梅有召箕仙者問之曰是子生有自來死有所爲其慎防己己巳乎光緒十五年歲在己丑四月建己巳是月十四日又己丑也君竟以是日卒異哉當光緒五六年間北五省水旱頻仍君典質服物又廣爲勸募以助振其他善舉無不欽也內行如彼義舉如此仙言殆不虛矣年四十有三娶呂氏無子以伯兄子永錫嗣某年月

口葬於某原納石墓中余爲之銘銘曰

是名父之子其材之美爲杞爲梓其德之美爲蘭爲芷  
宜乎登巍科躋顯仕繼中丞君而起烏呼竟止於此  
三品卿銜記名海關道李君墓志銘

國家經緯六合陶海外爲一家才智之士競出其閒人  
材之盛超踰唐宋而同治以來故大學士曾文正公及  
今大學士肅毅伯李公所颺言於 朝稱爲奇才異能  
當代無兩者尤莫如丹崖李君君以諸生受 天子  
知建旌節稱使者周歷海外諸國時論翕然歸之淺淺  
大用矣復 命之後仍以野服南歸天下知與不知咸

爲大息且疑以君之才當需才之時何猶未竟其用也  
君歸而旋卒旣卒而行狀出余讀之而歎曰向以君爲  
才智之士也今乃知君學術之淵深而又知君志節之  
高邁也書曰有猷有爲有守君之遭際 盛時致身通  
顯猷也爲也其不得大用以終君之守也雖微其孤之  
請猶將昌言之爲不知君者告況其孤又以志墓請乎  
按狀君諱鳳苞字海客李氏丹崖其自號也其先句容  
人自元季避亂至崇明遂爲崇明人曾祖某祖瞻雲父  
其壽皆贈如君官君幼慧異常兒讀詩至維參與昴及  
定之方中卽究心天象取甘石星經及丹元子步天歌

諸書讀之稍長讀

御製數理精蘊博考疇人家

言研究泰西新法遂通天算之學乃益泛覽諸史凡地理兵法下至風角壬遁劍術醫藥卜筮旁及金石碑版篆隸音韻靡不通曉同治初大吏奉部文繪輿圖崇明縣圖君所繪也圖成上之咸曰善時省中設輿圖局卽以君筦其事巡撫丁公曰昌尤倚重君命周歷大江南北詢地方利害官吏賢否南洋有盜魁曰余錫高據山築寨吏莫能捕君浮一舸入其巢盜踞胡牀坐其曹露刃侍君直前呵之曉以大義慰以好言盜束手伏焉嘗以巡撫命視白茅河工敝衣草履乘小舟往爲風所阻

艤蘆葦閒濬河官吏偵知之駕巨艦往迎君匿不出終不自承爲撫軍使者也及丁公以憂去薦君於曾文正公公命測量江浙外海各島嶼沙線又命至上海閱機器局并繪地球全圖繙譯諸外國書參預吳淞砲臺工程上海爲泰西互市地西人萃焉君擇其賢者與之游因盡得化學重學諸術學益大進丁公服闋入覲招君與俱至天津見大學士李公縱論天下事謂關外旅順一口爲京師東北要害宜早爲備今於旅順口駐重兵自君發之也及丁公拜福建船政大臣以君總考工之事無巨細悉以屬君俄丁母憂歸其年冬朝廷

定議遣生徒出洋肄西學李公 奏請君爲監督秩視  
三品君請終制不可乃於光緒三年率生徒赴英法兩  
國肄業明年 天子命君署德國 欽差大臣又明  
年改署爲授七年兼充奧國義國荷國 欽差大臣君  
感 上知遇厚殫竭心力以奉厥職遇事務崇 國體  
而仍使同歸於好又於其閒講習西人製造之方駕駛  
之術水陸戰陣攻守之法魚雷水雷之用以及諸國治  
軍治民之要刺取精義各有成書西人亦雅重君所歷  
德義奧和瑞諸國其國君皆以頭等寶星爲贈寶星者  
彼國所最重也及十年法蘭西與我屬國越南構釁



詔以君暫署法國 欽差大臣君與法人辨論是非曲  
直侃侃不少屈已而法事決裂 君奉 命回國當君  
未使法時已屢疏請代至是始得請蓋居海外八年矣  
歸過澳門偵知葡萄牙人有據澳之意卽寓書部臣謂  
宜請 旨與葡人定約免後患當事者持未決而葡人  
竟據有其地論者惜君言之不用也時兵部尙書彭公  
玉麟督師廣州與總督張公之洞一見君皆大器之議  
留粵治軍事君以當入 朝復 命辭焉旣至京師  
廷議以君才望出一時右又久勞於外周知情僞皆以  
爲旦夕必大用使君委蛇其閒稍自貶屈或用漢陳太

邱周旋僕竄張讓故事則龍旌蜺節指顧聞耳君毅然  
不屈有丹不奪赤石不奪堅之志每慷慨誦范純夫語  
曰吾出劍門稱范秀才今復爲一布衣何所不可聞其  
事者咸爲君惜之烏呼此君之有猷有爲而又有守者  
也俄奉 命至直隸聽李公指麾未幾而落職歸矣君  
弱冠入縣學援例充貢入訾得官內至郎中外至候選  
道及出使外國 賜二品冠服孔雀翎又加三品卿銜  
記名以海關道用至是還其初服澹如也旣歸逾年  
醇邸見其所議防海事宜屬李公招君復出君居外  
洋久風濤震撼寒暑不時又心血耗竭浸以成疾及李

公第三次書至述 醇邸言殷殷勸駕而君易簀矣君卒於光緒十三年六月癸卯年五十有四元配繼娶皆黃氏並封夫人子四人鍾琦道庫大使先卒鍾英三品銜候選知府鍾雋同知銜自幼從君至外國盡通其語言文字後君月餘卒毀也鍾燕殤女子子亦四人長女殤次女適國子監生龔純三女許嫁王氏而殤四女許嫁縣學生瞿廷鉦孫二人輅生艦生孫女亦二人君之生也母夢一老僧入室而生豐頤廣顙而短脰行步輒有風姑布家以爲虎形性嗜學積書數萬卷古碑帖稱是自非對客及飲食未嘗須臾釋卷也所著有四齋年

表地球圖說泰西日記西國間政彙編海防新義陸操  
新義李氏自怡軒算書十二種皆寫定可讀其外地理  
音韻皆有論撰君之所學無不切於世用非苟作者臨  
卒之夕神明已離而口中詰誦不絕聽之皆在法國時  
事也亦可悲已君受知曾李諸巨公 朝廷亦破格用  
之不爲不遇而用之卒不盡其才行或使之止或尼之  
其命也夫然不如是不足見君之有守矣君卒之明年  
直隸河南大無鍾英承君遺意以白金六千兩助振有  
詔復君官九泉有知庶幾無憾乎十五年某月某甲  
子葬君於某原余旣諾其孤之請乃撰次其事實而係

以銘銘曰

茂材異等可使絕域漢詔所求豈曰易得爰至於今視  
漢尤難際天接地鱗介衣冠兢兢李君古之庸使樽俎  
口舌折衝萬里龍襄雲騰高步天衢俄焉一跌歸卧田  
閭人重君才我慕君節赤石不奪表示來哲

山東運河道陸君墓志銘

君諱仁愷字必壽別字澹吾其應鄉試名秉某應會試  
名仁某下一字皆與 今上御名偏旁同因奏改焉

姓陸氏先世自廣東高要遷廣西臨桂逮君七世矣曾  
祖宏振祖兆熊父維筠道光元年舉人君三歲喪母十

歲喪父有季父二教育之以至成人及君貴請於朝  
賜封季父維時正四品維匡從四品禮也十九歲入縣  
學逾年舉於鄉咸豐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明年散館  
以主事分吏部九年補文選司主事十年遷考功司員  
外郎掌本司印是年秋英法諸國入寇犯天津京師戒  
嚴君鎮定如常時晨夕入署治事益謹積牘累百數月  
而空十一年記名以御史用俄奉命督貴州學政  
遂以例加翰林院編修銜學使一官比來皆以詞臣充  
用部員者眇君以員外郎得之雖故事實異數也當是  
時貴州苗頑逆命千里爲墟嘗試某郡畢試而去甫閱

三日郡陷於賊其危險如此諸生崎嶇從賊中出應試每多速化之意然君所至必識拔真才杜絕弊竇士知不可干其夤緣求進者皆望風引去任滿還朝仍補考功司員外郎掌司印如故同治五年將以次傳補御史前大學士文文忠公爲吏部尙書語之曰吾已保君郎中留辦京察俟得京察一等再入諫垣則外用道府較速曷少徐之君不可曰我留則繼我者滯矣遂補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明年轉貴州道疏言凡以六法罷官者例不許捐復而巧宦者往往請捐復原官以下之職久之或資緣復其舊矣請一概禁絕從之又劾廣西候補

道李某貪殘 詔下巡撫察覈然其後卒從君言褫其  
官勒回籍蓋 朝廷知君深矣已而奉 命巡視中城  
會捻賊張總愚侵擾畿輔又命君督辦中城團防九年  
署京畿道監察御史遷工科給事中光緒元年轉兵科  
掌印給事中君在諫垣久巡城城治查倉倉治記名以  
繁缺道員用五年授山東督糧道山東漕務夙號難治  
君欲以廉儉先之有饋服玩者笑曰吾自奉仍如一老  
諸生耳焉用此爲在任五稔田賦畢輸庫儲充溢故事  
漕運三載如額糧道得奏請獎勵君曰此分內事何足  
上聞惟報明戶部而已山東大水捐俸錢振之亦不自



陳也東撫以聞議叙加例未幾山省運河道穆君與河道總督有連部議以君互調乃改官運河道時有試行江蘇河運之舉河運久廢運道失修歲運江北漕已不易矣驟增漕艘數百議者難之君履行其地督率所屬講求蓄洩之法連檣北上一無阻闕十二年河決鄭州其流入東境者奪溜南趨漕船回空阻於陶城埽者以千計人情洶洶慮有變君親駐河干築堰蓄水浮送南歸遂以無事逾年君以俸滿引 見蒙 召對猶詢及此事云十五年鄭工告成議復河運君往來風日中巡視隄堰遂感疾七月肝疾大作是月壬申卒於官年六

十有三君起家詞苑至監司凡除一官遷一秩皆出  
朝廷不由論薦君同年成進士入翰林者率居要路  
執魁柄稍通聲氣大用可必而岷然守正不干以私或  
竊以諷君弗應也簿書之暇不廢文墨書院課卷手定  
甲乙厚予膏火之資山東舊有繁露書院爲修復之子  
孫讀書亦躬自督課至老不倦其奉已儉而待人則厚  
族姻僚友無不被澤介而和廉而不刻君子人也娶梁  
氏封恭人丈夫子五嘉穀江蘇補用知縣嘉會同治十  
二年舉人考取國子監學正學錄先卒嘉晉光緒十四  
年舉人內閣中書君有弟無後命之後嘉藻嘉策俱國

學生女子子二長者歸內閣中書雲南張士鏞孫六人  
紹焜紹鑒紹訓紹治紹祁紹輝孫女四光緒十六年三  
月諸子將奉君之喪歸葬先塋具狀請銘銘曰  
彈冠結綬古人所有君曰不然我貞我守一官一秩受  
之自天天實命之人何權焉起家詞曹改官郎署內厯  
掖垣外筦漕務雖未大用其才已彰雖未上壽厥後必  
昌桂嶺之山離江之水宰樹蒼蒼千秋無毀

本空和尚塔銘

夫死生旦暮賢愚同歸擾擾根塵沈沈醉夢有了然於  
去來之際者達慧和尚其出家之雄乎和尚諱本空姓

徐氏鄞人也世有積德遂生慧種年十有九屏除葷血  
三十一歲歸依空門髻髮於邑之雲龍寺晚居杭州西  
湖廣化寺光緒戊子七月辭杭歸鄞曰吾於彼來仍於  
彼去是月將盡謂其徒曰八月朔旦吾可行矣然其日  
不利於後人二日亦然吾其於三日行乎鄞有優婆塞  
優婆夷二十餘輩敬其道法願隸門下和尚以三日黎  
明爲期屆期未明卽起沐浴易衣敷坐而坐諸善信入  
拜各賜以名拜已成出召諸弟子入曰萬法皆空四大  
並幻我且無有何有於我之外者乎爾等深思吾言已  
而端坐誦楞伽呪及彌陀經金剛經各一過又念佛十

氣此後寂然無聲已入涅槃矣嗚呼此于去來之際何如哉余聞而敬之爲銘其塔銘曰

湛然本性無去無來不死胡魄不生胡胎或云逝矣或曰歸哉千劫而後式此蓮臺